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玉山房稿卷六

明 葛昕 撰

記

葛氏續宗譜碑記

葛氏族自初來德平之始祖八傳而至於昕先大夫既作合族通譜先少保公已括叙之鐫於祖壠之碑陰矣繫吾父先吾祖十二年即世仰荷封顯佑伯威靈錫有

斯地而龜筮示祥士庶協吉遂從褚徐二堪輿氏竟營  
為一兆而安之萬厯戊寅春吾祖少保公薨朝廷憫念  
耆舊勛德特差中書張公世科同藩司長方公攸績勅  
建壽域於香里鬲津河之陽於是葛氏宗子山原並鈞  
盤陽今諭塋尚書公塋有三幽宅焉鄉狃山俗不惟於  
陽居安土重遷其有立塋分厝者相視甚於異爨蓋未  
覩江南大賢有夫婦且不同穴者耳夫人生有天經地  
義其天倫天性之親奚以身之居處同否誤以為有親

疎而膠柱俗見然則比屋及同室而處者可謂盛族之祖孫昆弟異宅而居骨肉休戚之誼當有間耶愚願後之子孫第求卓然自立無忝爾列祖異時任便附於何山即自能亢宗振家種德遇仙另獲種玉眠牛地其一脈由來天倫情意何故蒸蒸出藩籬阡陌外哉夫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茲弗有說以破其惑聯其心誠恐世遠年湮亦或有染於闕觀之見也者則何以究其失也吾祖贈太保端肅公實開我家上光宗桃以佑啟我後

人今雖膺大塋於城東敢敬請冠斯新表之碑以明有  
宗下詳宗枝子孫即傳至九服外一一惟遞世接書石  
滿乃許另尋貞石譜之期傳至無窮其各枝應自起為  
小宗者將來子孫繁盛此石難容不妨請伊嫡長高曾  
祖為冠另立碣以紀之於此表自相照應按圖一稽即  
百世可知矣嗚呼此世表直上下視之可以充藹然孝  
慈之心橫次第視之可以起油然友于之念不但可適  
觀九族之倫序爾也凡吾後人將欲敦倫廣愛以光大

宗族者其尚三復乎斯文

銘

酒器銘

有序

夫自酒泉出於地而星應於天越惟上古汙尊杯飲黍稷斯馨矣爰是享帝事親養賢頤老疇有外於此哉故崇伯雖惡旨酒而不能廢飲穆生即不善飲乃亦以醴為去就迨騰之周詩曰既飲旨酒永錫難老曰宜言飲酒與子偕老曰爾酒既旨兄弟匪他厭厭夜飲不醉無

歸曰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是其為用廣已又曰瑟  
彼玉瓚黃流在中酌彼康爵以奏爾時顧弗重夫器歟  
然書嚴酒誥禮尚拜將傳戒弗淫易曰需於酒食貞吉  
而詩亦云釃酒有衍至以武公純懿而悔過飲戒曰暇  
飲此醕初筵抑抑是曰既醉不知其秩側弁之俄屢舞  
僊僊是謂伐德不醉反恥可不畏哉夫孔子惟酒無量  
不及亂固自吾徒法程何降而有酤誕於肆樓沉湎於  
甕側豈未繹康爵之戒歟無寧陶令日醉徐盡此杯中

物太白斗酒百篇可尚友焉耳吾畜有酒器若干或取以釋倦憑或取以延親友材質精粗不一率皆能暢懷紆思排慮合歡蓋不計其天成人為同一舒泰氣象而中廓然有容者也謬嘗比之幸得良友豪朋歲時為壽又每以盛滿為規若弗自凝貴使人得而侮之濫觴貽悔卒以麴蘖之托為昏迷之逃雅客修士將厭惡爾覆爾棄爾咎為禍胎潛置勿用沒世而名不稱焉奚惟貽主人憂爾實自承其羞



銘曰黍之德馨香樹之兮高眎秋風兮登場如日兮醞  
芳有器兮挹漿呈獻兮北堂款賓兮孔良眎神兮洋洋  
頤真兮徜徉適可兮斯當承受兮酌量滿溢兮弗臧促  
人兮醉鄉酬酢夙兮勿太康踰中急兮敗厥常勅汝多  
材兮宰未央以介景福兮壽考無疆

題跋

刻孝經引

夫蒙以養正作聖之功世主表章六經皆惓惓於大學

嘉惠成材其於童蒙之教未數數爾也唐太宗特表孝經訓迪海內卒能身致太平聿臻刑措所為弼教成化洵非細故余為諸生時猶及見蒙少必讀小學而孝經一書即窮鄉塾師亦知令其徒童而習之今小學在里師處不多見而孝經至市坊無售本如之何望民興行以成善俗宜乎悖德忘本者接踵也因取舊本重刻之家塾俾養蒙者知所以為教當先揭大倫云

錄秘傳內宅要訣引

夫外宅以山川融結鍾生人物其來尚矣上古穴居野處中古陋有巢氏之木處而顛也始初立宮室然尚未詳為祿靈毓秀之制自周以潤東溼西惟洛食開明堂立城市聽民居處而各繚周垣以收風氣于是有周書秘奧宅經出焉顧迄今大江以南猶有不城池郡邑至零居小姓安壘屋中僅如星列率不牆屬烏識內宅風水與外陰宅並重哉陰宅書習講者衆固自汗牛充棟已陽宅書近傳有天地人三盤以八卦九星明五行跡

衰旺依遊年定休咎如黃涯梅大尹注輯者天盤也國  
朝劉誠意姚廣孝佐創兩京殿庭宮闕及府部一切公  
署皆宗之下逮庶人稍異真詮而否泰立見然其詞多  
不雅馴說者謂原出藏經釋氏據而增衍其說故嘉隆  
間有牛僧憑據大旨文飾其術以禍福人家其鋪張悠  
謬尤為亂真也以人生命建造宅舍為人盤夫夫婦同  
室各稟一命此固宜往往弗應以往來遷移為地盤二  
宅陰陽家主之比比執五音之謬者差可耳蓋八千四

維分屬五行至往來遷移即假以生尅為災福亦不過  
一時用神豈知宅門與主房太歲臨方過位漸即不應  
安可故置宅本體爻象不論乎然此中有救藥宅竈法  
取以祈禳土科抽換用爻愈時不迺邇可也安足並定  
位五行生尅實理完局論哉故地人兩盤今俱不暇錄  
外有韓惺庵中丞卜居圖解韓西玄侍御通天照水經  
郭箕川中郎陽宅秘書內大遊年發微皆與此卷相表  
裏可取而合觀之至變宅刻強以五行之不接續者為

相生又取人盤地盤之原各宗派者合作一家參用牽合附會殊誤世人同志究心於此者當自得之矣

葛氏譜宗族小引

山東葛氏相傳德平昌邑商河前勝國時為同祖後以兵燹遷徙靡常譜無足徵倫序因無由考惟我太祖高皇帝底定北平河朔間多曠地有詔令先代避地者各聽相土占籍葛氏近支遂同東來分籍三邑各為邑之初祖今雖無譜牒可覈然襲聞二家往來者皆推德平

為宗派若昌邑少司馬諱縉公及商河鄉耆守貴公直欲認為先公族弟而本家累世傳說世次亦近似顧無舊牒可據是以譜系難之繫先祖命先父創立斯譜業已疑以傳疑而不敢輕信徑筆之矣蓋猶夫不能上認前代之融顯暨王室僊宗旨也向斷初來吾邑為始祖故今特自始祖詳表嫡長宗枝以及各枝派虛左方以俟後之子孫拓叙焉其接表吾祖之昆弟姪孫以譜作自祖父續于昕亦親親之誼云後昆于各派出五服之

外復大修此譜自有宋之歐蘇我明之許賈家乘例只接詳吾大宗譜聽繼別為宗者各續補其譜俱以吾家宗譜為冠得之矣

刻孝經跋

孝為百行之原聖賢格訓人固當童而習之然孝經一書垂憲萬世非不昭揭如日月以貽來學乃晚近鮮知取誨蒙幼以翼大學而邇來至原本不數數見竊謂備指南車者乃能不迷遠適得時雨化者率有所成就彼



彝倫天性雖人人各具而非有提撕何克振起今庠序  
士大夫家且不體貼著察其在窮陋愚氓從可推已夫  
夫也不諳行已灋度則胡以取資成錫類事業無忝爾  
生哉某因閱古石經文有感遂校正鏤板於家塾摹公  
海內嗚呼自天子以至庶人咸偕此為修齊治平之本  
讀是編而孳孳勉奉以周旋希虞廷孔門諸孝行庶  
幾不負宣尼父惓惓嘉惠之意乎

忠勤祠帖跋

樂川公當世廟時守尚書郎分樞務已籍籍有冰蘖聲  
逮參貴藩以死勤事朝廷愍褒而贈祀之人尚未悉公  
奇節完行也乃卒之年仲子見峰舉於鄉尋登臚仕嗣  
後子若孫袞袞廟廊金紫相望萬厯間公以仲子貴再  
贈少司徒而公蒙孫中丞霽宇始刻公輸大木祝嘏詞  
及平蠻傳布于世學士大夫傳誦之今又得蘇之吳生  
應祈手集古法帖鐫申王二相公新補墓表神道碑俾  
薄海內外莫不悉公之古心素履以為後昆之盛蓋咸

食其報方且未艾也嗚呼自齊宇家有王歐宇新帖出行見搨者雲集竹素騰貴三絕並稱懿美無斁已生何幸得領斯託同茲貞砥共垂不朽而中丞光祖孝思其所以答罔極之報不既深且遠乎語云天聽自我民聽歸德日衆意者公必更洵受國恩顯爵進律享子孫之報於無窮矣因喜用識其感

葛氏族譜跋

嘉靖辛酉先大夫承先少保公命作葛氏族譜距今蓋

三十有五年已時吾季弟名尚未之書及若族之人則  
有兩世未譜者即某曩遭家變及二十餘年游宦京邸  
因循稽修之愆亦自不可文乃今召問族人先世行誼  
齒表曰不知也問其儀容嗜好曰不知也甚有名字重  
犯他門已名而不知矣然則此譜烏可徐徐修乎抑今  
方岳嗣湮惟始為大夫者斯可稱大宗立通族譜許襄  
敏公述禮經言之備矣吾祖端肅公歷事三朝列六卿  
長實開我家又身承宗祧自始來吾邑者則維宗祊垂

宗譜其又奚讓焉故前特命先君創斯牒今繼作通譜  
譬欲繩有綱而水有源無論本支曾玄之叔季傳至不  
可知自明繩繩相承即族人隨世分派稱小宗者一上  
溯之殆臂根身而指屬肱後之子孫即繁衍傳至曾玄  
雲仍欲查世系一開此卷據流窮源孰不鏡燭曷有不  
知而復蹈干犯之誚哉於戲此譜實三齊葛氏世系始  
編也後為宗子者須一年一填註十年一大修纂使舉  
族之人有所宗考其諸繼別為小宗者每五年各一叙

其自所為譜下期至於生無不書則分之為各門合之  
為一宗又總而上共歸一祖念茲在茲其相維相親之  
誼庶乎其藹然有望也哉若增光此譜則惟在砥行  
成名在宗黨為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在朝廷有所樹立  
為世名人無忝爾祖其護此譜有宗法宗田家訓通禮  
四禮摘要詳吾祖吾考手筆茲不贅錄

葛氏四代表傳跋

夫人生平制行恒托誌銘以傳不朽愚謂誌勒貞珉千

萬禩固可得而傳更不逮表傳尤足信今傳後蓋文成之從容無論撫拾事行幾盡且未有不嫻於辭者矧昭著於外非如誌銘勿構應求一緘金石殉地下異時雖子孫欲見無繇也昕先世誌銘高祖考恂正府君則前大司徒蒲汀李公為之曾祖考林塘府君南太宗伯後渠崔文敏公為之先祖考端肅公內閣大學士少師鳳磐張文毅公為之先考貞懋府君則少司馬岱宗谷公為之咸埏封有時所謂欲見無繇已其惟表傳乎然表

傳即昭昭於外率樹之長林豐草中非謁墓下無自覩  
不有他帙摹傳亦曷以彰播寰宇發潛德之幽光俾清  
節懋行豐功偉烈之在當時垂休美於無窮也頃方有  
感於新城王子廓氏刻厥祖贈少司徒潞川公忠勤祠  
碑及祝嘏詞遂為學士大夫追誦採木平蠻功歌行帙  
冊一日肆布竊念昕先世表傳猶然長林豐草中也適  
吳門周公化兆龍吳錫祉應祈前後至敝廬引登祖山  
因摹搨殘泐碑文而授之公化遂走京邸邀諸同志分



書細楷與競玄珠用囑吳君刻尋臨邑邢子愿氏為我  
撰書先太夫人傳文而吾邑郭伯音氏為我重書端肅  
公誄贊同付之吳君錫祉君又懇其親文貳守子悝書  
神道碑踰浹月而各鐫成嗚呼葛氏四世表傳暨碑銘  
誄贊俱當代名公鉅筆詞典事核格嚴論確自當為識  
者愛而傳今而又得善書鐫者壽之樂石可稱三絕具  
美固逆知後日必如黃庭陰符度人經西京賦諸名帖  
並傳無數然則吾先人淑行庶或不湮沒於荒原剝石

已乎因慰以識歲月

集古法書跋

予既錄先公表傳託時賢臚分細書為金石文以傳而鄉閭尊老見之或曰刻則精矣以公純行懿德似更宜大書深鐫以光永世盍倣昔宏文之集聖教今弇州之纂清容乎書法品流將互藉以相發已余悚然增悟肆索古帖碑簡載輯贈輓諸章乃一家書無論殘編泐幅即具累千餘言者字匪我設括三五篇中率未能湊今

文一首幸制詞嚴重獨蚤構完他遂但採一段如錄銘而畧其文揭贊而畧其傳收叙而撮其緊關語共吳君錫祉按據搜閱舊搨之善者自中古迄勝國上下數千年間凡名家手澤所應檢臨輒披拂鈎摹風骨惟肖斯已蒿目敝精踰旬月而始成蓋古字順慎通用不能信于今而傍借續貂實有戾乎古文寧從闕曷敢漫為點畫以誤先哲神解結構也嗚呼書契作以代結繩文字之有闕民生稔矣矧學士大夫從而依歸師法也哉然

而是役也由下酉歲博訪海內故家之藏借以佐家塾  
夙有者至於今始克成帙即吳君屹屹載筆亦自謂平  
生精力殆殫於此矣種種名跡前後暉映不幾備古名  
家書體邪竊意諸詩文似亦得撮要鈎玄已夫貴止人  
文物華天寶為吾宗昆其僉知所以珍護之哉

哀終錄續編識後

曩歲梓先公哀終錄重收奠誄詩文至往來儀但令司  
貨者書之草存一簿耳昕一入京補官越十年始獲旋

里頗聞家中有失報親友慶弔者詰之童僕則諉以原簿偶失無從考核蓋徒咎分攝家輩然而余之踈節抑何能以自文也茲錄凡惠奠賻者無不紀即梓而摹散之諸子弟俾執以酬舉如期庶不失禮於人嗚呼此錄雖詞章未備第由諭祭文奏疏公移觀之可以仰君恩讀誌狀誄傳可以知親德按祭唁可以徵鄉俗世誼之雅凡我後人其尚思所以報稱也哉

文肅府君墓表識後

先考行誼既述狀請銘納諸壙中嗣聞父老有道逸行者則輒悚慙再求墓表於大梁曹傳川公公為叙事且擬謚易名用垂不朽即欲樹之墓道第思吾父始捐館舍衆執友業謚為文肅先生題木主矣茲已歷年詎可易祝史嘗所稱述而今之從乎繫昕被命留起曹董今大工事六年每詢之僚友諸薦紳咸謂公之擬贈的有行據曷可疑先大夫諸名實已孚中外孰可沒古人謚無分德之美惡僅以一字近世則惟括善行求其當耳

蓋並而勒諸石愚唯唯否否竊謂周公奉君父以天道  
一惟至公夫士敦一行自足信今傳後若展獲之諡為  
惠韓愈之諡為文是也如悉衆善而萃之躬又胡可摘  
一長以掩衆美或以此易彼若有無當於行者哉蓋歿  
之諡即生平行稱書不云日宣三德日嚴祇敬六德九  
德咸事目如寬而栗愿而恭乎況自有春秋諡法世本  
廣諡至侈為十五家諡各自師其說不必符古吾父素  
履考祥既無忝前後諸稱而不孝追意純德淵懿正直

狷介嚴毅仁厚明敏誠篤悉備之不可執而名則二謚  
並存用徵輿歸夫奚不可乃今但鐫公所為文故確之  
吳名士周公化氏遂請搦管徑以貞慤表諸貞珉焉若  
先所謚文肅蓋已有專書口碑習傳斯不共載也後之  
子孫其尚識之哉

文肅先生薦舉公移識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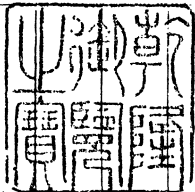
先君潛心性道砥節礪行四十餘年剛方正直明敏謹  
厚飭大德而勤細務後進之士咸知推服奚直同里閭



者然以數奇竟終其身業儒而不獲一試於朝宁受民社寄參帷幄間此齊魯宗黨及宦遊於斯者所為搢擲追惜竊謂君既具博綜之才而且躬理學之行曷為不售於時豈君不屑破觚為圓以趨時好抑亦廟堂高遠辟舉之非今令甲也君即世之三十年為萬厯丙申史臣余公繼登以脩正史疏請舉海內懋德隱逸與融顯有建明於時者鱗次編校以成一代鑑書信今傳後俾萬世下有所瞻仰其意見甚雄確當宁允之勅大宗伯

檄下各該部郡惟督學使者責有司延訪以聞於時縣  
學從黌生公舉以白之學道遂首及於君鄰封鄉賢大  
夫復起而從史之里耆士庶合詞共請學使者得執以  
聞之當路請當路即撫聞於朝宣付史館收錄聽編摩  
矣嗚呼皇史宬恭藏國史皆緘置以金櫃石室從諸廟  
寶訓儼然星列於天府一經金縢下鍵之詔即輔臣亦  
未易索而讀之然久而未有不播諸當時後世者則是  
呈申固史筆撫事之全蹄而藝苑英華之本實也敢敬

次其原行公移語勒之墓道以見有道之世公論朝野  
具存云



集玉山房稿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集玉山房稿卷八

詳校官中書<sub>臣</sub>徐志晉

侍讀<sub>臣</sub>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sub>臣</sub>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范鰲

謄錄監生<sub>臣</sub>戴朝環

欽定四庫全書

集玉山房稿卷七

明 葛昕 撰

啟

上張鳳磐相公

伏以彰美傳盛有賴名言崇德表賢允惟知己閭卷附  
青雲而施世月星藉白日以生輝恭惟閣下學洞天人  
德婉聖哲權衡人物廓然天地之無私綱紀文章煥矣

斗山之再作致吾君於堯舜功高而道俱高措天下於泰山德重而言並重五百年必有名世再見夔龍三千載幸值昌辰實逢周召伏念先大父得侍同朝夙承知遇蘭臺秉法受成謨以免瘝曠者越有多年楓陛辭榮仗大庇而遂優游焉曾獲曠典田園戴德比知我於生身雲漢馳情誓報忱以沒齒邇遭不祿藉沐天光既例錫乎隆恩復優渥以美謚名榮千載式昭人世之光禮備一時永示泉臺之庇飲江河而覺飫刻心骨以何忘

顧某思昔宣尼題李子之墓奕世光昭文正記嚴陵之  
堂高風宣播匪有大製何信將來伏願念茲舊誼俯採  
微長特賜片言用貽後葉一揮珠玉實踰華袞之褒載  
勒琬琰日並尊彝之寵斯則啣結罔足為報誓將率犬  
馬于兒孫一切名壽未盡所期更願繇簪笏於蘭玉

復楊太保夢山

伏以家乘傳信仰藉衷言國史紀賢實徵名筆竊念先  
慈太夫人閱世榮登九袞造家淵秉一心惟是壺範幽

潛繁難筆穎紀叙乃伏蒙我門下念先公之夙好俞不  
孝之哀求博採微懿慨揮珠玉顯褒默相之外政直補  
史疑微闡齊德之母儀實光彤管韋銘載見韓誅同輝  
光燭天章足永世鳩宗之賁重緘金鼎擅泉臺示後之  
珍大故未襄有稽登謝盛使報命先附感私東望不勝  
慰戢之至

謝曾堂尊司空

伏以隨事推恩固大人之錫類因功效節實小吏之為



榮惕然惟德是將惠矣庸知所自廼者仰荷臺命頒賞  
陶功便道粉榆少展事劉之愛濫竽埏埴莫攄報狄之  
忱况厯萬斛之珍奚啻百朋之益侈張軒乘絢籌屋以  
騰輝侑獻尊壘貴堂而介福庭幃共戴閭里增榮感  
切循牆酬慚無地肅牘稱謝祈幸鑒存

上陳渡溪大司空

恭惟臺下純德天成懿行日邵徧歷多部清望著於寰  
區撫藉兩京雅譽鎮乎中外某猥以薄劣夙荷帡幪偶

當憂讒畏譏之時幸托推心置腹之誼遑遑就事不惟  
藉以寡尤碌碌因人亦且從而懋賞追思曩昔得遂省  
歸于今苟持之秩祿曷非明賜之休光也顧忝司事省  
似可藏愚乃大役工興有慚競爽慮近蚤負懷切鵲濡  
仰惟高明冀垂提誨謹當奉以周旋庶有副乎造就清  
和屆令正陽明用事之秋頤養對時願眷錫申重之渥  
上石東泉舊堂翁

伏以天生名世係夷夏之巨瞻帝篤元卿睠樞機之重

務惟德隆而物望斯遺大以投艱恭惟門下三朝元老  
一代偉人不聲色而措萬姓之安本忠信以傾八方之  
志早射金門之策臚唱紫宸旋依玉陛之班朝歸青瑣  
犯顏敢諫威鳳振翮於一鳴昂首孤行雲鶴翱翔於千  
仞譽書屢逮簡召獨膺歷晉貳卿再登八座節麾出鎮  
聿騰騁驟組練之威壽域宏開遂定虎踞龍蟠之宅裕  
民足國劉度支上策縈心內順外寧范制使西酋破膽  
矧今窮敵求効款誠必仗宏猷以善其後惟嘉謀之入

告快眷命之維新此誠朝野同瞻軍民胥戴者也某夙  
叨屬吏依日月之末光茲辱使旌荷鑄銘之厚德脩爾  
閱歲及於再春千里臺垣徒馳神之孔棘一械行潦聊  
積愆之維將伏願泰運彌亨國是大定黃沙屏漠風恬  
青海之波紫塞無塵雲淨黑山之頂奠山河於磐石功  
勒旂常懋勛業於史書名流天壤

復王見峰司徒

伏以花甲初歷又覺五十九年之非鼎命來臨頓倍三

十六宮之煖猥叨大貶更辱華章視履懷慚對休哉德  
仰鶴顏之駐世竊永陪几杖之思顧蒲質於浮生尚時  
奉心息之對率勒謝意嗣布戢忱某可勝感仰之至

上李漸庵中丞

恭惟臺下三秦毓秀一代蜚聲江國繫秉淵之思海岱  
深甘棠之詠晉綜漕政民天撫賴充盈協贊樞機京輔  
胥托寧謐批鱗而抑聽記法垣之體日尊正己以率轄  
班廷僚之度盡肅曩者首揆式卜師錫僉同顧以綱紀

地崇聖明眷切維茲譽命之肆逮更仰倚毗之方殷台  
鼎席虛統均須屬一旦鈞衡望重安危允賴千秋某夙  
承剪拂報乏涓埃遠辱輝光感增山岳敢專下力祇布  
謝私外肅脩緘仰惟察內

復雒涇坡中丞

伏以黃竹握分風生懷袖紫金緘啟韻響球琳捧紈製  
以存仁發瑤函而戢德時臨長夏序屬炎蒸惠煥清颺  
慶來爽塏運機軸於指掌流錦江燦爛之明霞無形象

乎方圓耀銀漢光芒之皓月祝融載遁回涼思於朱明  
屏蔽遙臨敷叢陰於赤曜憑南薰以鼓舞載賡解愠之  
篇依北渚而奉揚式仰宣歌之化伏願惠風大暢華聞  
益流九夏清和轉鈞樞於白帝五明昭揭應延攬於黃  
扉

賀林東城太史

伏以王正初啟四方仰淑氣之融寶歷新題萬國慶臺  
階之順道同天泰福與時臻恭惟臺下弼亮三朝儀刑

百辟嚴冰藥以肅綱常扶玉鉉而寧華夏世躋仁壽德  
邕休明茲當正始之辰倍享宜新之祐謹裁尺素用布  
寸丹伏願百順駢臻諸祥畢至申命孔固隨黃道以偕  
春正氣常伸竚赤紱而進律別將謝意并祝新禧仰冀  
麾存俯抒馳慕

賀劉水山參軍

伏以陰陽並運乾元成資始之功伉儷相將周南重于  
歸之化恭惟門下敬戒擬箴肅雍載頌華堂奠雁日迺



龍種之賓遂閣張屏式映鸞和之從床腹迥拔於玉樹  
鵲橋騰渡於銀河大義斯成壺儀聿始矧當正位允叶  
宜家締好朱陳後之日今之日春長世上之松蘿儷德  
鴻光百斯年千斯年慶行人間之麟鳳天桃闌化仰瞻  
和氣門庭澗藻將私樂只燕喜閨闈幸惟照入不勝歡  
言

復易海州方伯

伏以位尊方岳地據天中望重節麾恩需日下惟山人

之疎性久莫遂於彈冠乃長者之隆情忽遠勤夫寄柳  
感深特達愧切先施恭惟臺下帝里仙姿熙朝相品粹  
玉剛金之行事百度惟貞青天白日之襟期片塵不染  
一鳴冀野驍騰空萬馬躊躇歷試衡郎盤礴解千牛腕  
髀既褰帷於東魯潤澤聖人之鄉更弭節於南黔威龍  
望帝之宇周旋内外美百鍊之鋒芒諳練歲時允百僚  
之師表帝心簡在民譽屬茲福星輝河洛沃聞攬轡即  
澄清棠蔭餘鄒齊竚望裂麻來綏鎮斯固名世揮霍之

經綸詎爾故人頌祝之惻歎也弟弱冠登朝僅效鉛刀  
之一割多年棄野漫督農事於三秋曳履看山長叨帝  
力執經課子聊續祖傳自分絕壑之孤雲無風引出豈  
期朝陽之煖律有地送來恍惚面顏沾濡聲歎長安聯  
署堪談春夢於坡公充郡登樓憶賦暮雲於杜老辱遺  
雙鯉問食無魚敢報七絃諧我同調睠懷寵節附候社  
徵不盡瞻依統惟涵照

謝邢知吾觀察

伏承錫類適念先猷特荷鴻裁垂光家乘感實均於存  
歿言曷稱夫高深竊念先少保端肅公學嚴屋漏業駿  
階升砥礪三朝清望具時賢贈詠經綸一代訐謏載殿  
陞哀文典刑易世猶新繼述慚愚未逮屬者感貽孝於  
柳筆闡揚假墨妙之靈倣集古於歐公搜剔窮鐵史之  
巧正歎蕪就取笑大方敢謂奇觀厚徵寵異恭惟門下  
一方文獻六代雲英片言數人世之華道丕光于景曜  
維心敦交游之誼意尤急于追隆爰撫腋集之章過厓

額言之辱清芬予先世奎章儼華袞昭垂品藻侈書流  
筆畫遡圖文精秘下及勒拂猥辱褒嘉作求何能博雅  
有愧捧瑤函而寶重繇我祖德宗謨領緗帙以流傳光  
茲六書八法蓋韓山片石寧復擅美於曩時而梁室千  
文藉以長存於大地榮施若此報稱謂何艷香餅於清  
泉莫能實之庭下採芹繫于行潦聊以傾夫戢中躬詣  
未皇遲將用歎統惟照諒不勝翹跂

啟鄭誠軒父母

伏以與萬物而同遊達人斯見偕兆民以共樂賢者為  
能恭惟門下猷為超邁蘊藉淵源融融樂只之懷藹陽  
和于宿座熙熙康哉之政納黎庶於春臺敢卜望辰敬  
枉台從條風戒令始祈出豫於東郊曦馭當空旋俟垂  
光乎敝止金繩煥彩玉樹承輝幸惠過脂式光令序

啟楊四山春元

伏以禮本於婚懋昭兩間大義納先以采尤謹六脩全  
文安振二姓之歡喜奉千金之諾兼葭何幸松栢長依

顧月老傳言久叶赤繩之定而星期協吉載擬白璧之  
投謹涓四月十日之辰恪脩一聘三星之好束荆慚玉  
鏡莫增五采之紉射雀啟金屏聊效寸絲以獻先函報  
使至日登堂謹啟

啟趙奉吾春元

伏以問吉以通釐降重當及之事脩儀惟備好合謹先  
下之情念惟蓀茁之成材久擬蘭閨之叶鳳敬請期於  
仲夏容戒親迎先卜會於芳辰祇脩納幣涓茲十有二

日之吉寅邀大賓申登薄敬紅牽夙定敢窺玉杵於藍  
橋輪御其旋敬俟銀河之鵲駕幸承金諾恕乏璧投

集玉山房稿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玉山房稿卷八

明 葛昕 撰

書

邢子愿孝廉

日前擾厚渥領誨言太翁溽暑遠來冒雨而歸竟未能  
一攄下悃歎負可知再披魁章蕪衷為爽三復玩味真  
有不忍釋焉者神畿脫穎萬里圖南以振公家之文聲

步鄉達之故事非吾丈而誰也弟寡昧之人兀然間處  
既懶且病懷抱多惡舉子業聊寘之高閣蓋以洞達學  
踈實亦無緣結良朋為徒魔障耳念之可慚可憤先君  
論草得心書紙嘗愧套襲馳炫每又恐至近名竟從其  
逸失或貯笥為蠹魚之數第意歐陽之文奇邁不及韓  
公而事根理要究未即相下且眉山自負才賈生而辭  
晁董當時豈不以為狂且任然而謂其言不識用於今  
傳於後與否殆不期人信而自信之吾亦惟計手澤存

焉耳因妄次為編加之梓然亦祇求知齊魯間不至隨草木忽忽淹沒此中豪傑雲集似未可從旁觀期衆是也謹緘一冊但獻知契餘以魯訛方在校點欲賜全閱當第陳之勿冗中乘隙為復草率不莊惟心原諒

王鳳洲公祖

惟翁一代製作咳唾皆世所希觀者日前之懇蓋為家大父歷履圖叙也圖備恩寵暨家居課生徒奉慈闈捧檄諸狀竊比年譜之意期作家乘以詔後裔志君恩于

不朽耳非敢侈張榮顯耀鄉閭也乃其政行之跡進退之節實不敢瑣塵清聽至謂鯁直清正塵主上經幄獎藉朝士大夫多信之似或可佐筆穎耳幸惟尊照裁括之至祈至禱

袁東谷丈

十餘年來奉教深辱道義之雅至慶弔之際維持調護盡志盡力蓋有骨肉莫能加焉者此等知己海內指豈多屈哉顧惟晤別無常恃此神交雖不間以形骸之隔

然老丈拜茲寵命千里行色亦不獲具杯酌奉餞都門  
外歎衷其何以自文也恭惟廟堂特比重藉暨諸大老  
意念注屬亮業知之稔矣中間幾宜惟在措置之密運  
用之妙求不失時中不拂民欲耳曾以吾丈之肩事任  
怨任勞清心畢志又復有阻撓之可虞者乎第南北強  
之義所願辨之已悉者更晰之毫釐寧我客人和光忍  
辱母意必于其間廟堂必將有特鑒深信焉何患計命  
部體為國為身不兩得之也新春人事甚多使輒索報

率此附言依依不盡

孔龍宇衍聖公

久不瞻承拜手教恍見眉宇祖制光復雖在廟堂主持  
然非翁純孝至慈默享昭格溷泮狂瀾豈能回之於既  
倒也弟當事不無構怨招尤亦竊自幸得報先師靈寵  
即爾爾其何憾哉日稽訊問正避多嫌顧辱念及馳仰  
倍切多儀例未敢登容面謝不恭之罪奉晤有期欲言  
種種不既備

靳東園母舅

書來辱腆遺深感注存違久之悰懸念應相同也往年  
細事何厪過計鄙劣之人正恐取尤鄉里常來往多矣  
豈能人人周知而為之所哉承諭自思良用憮然有間  
幸明以教我俾知應酬是荷士君子策勉前脩所貴及  
時家務冀齊而後肆其力於功名則無期矣公卿將相  
寧有族類乎至親不敢輒以寒暄語遠將喋喋用見祝  
望之意云尊亮不次

郭續川憲丈

令族兄來遠承寄聲深感舍弟蚤旋頗冀得領教雅惟  
兄志同意合想日日淬礪並絕外馳共相與以有成也  
古人精進譬之上水之舟而安命之說未可施之學者  
顧力行何如耳舍弟極道兄在會中奮發督勉意且恃  
愛故亦喋喋及之不為寒暄知必重亮

程春野父母

年來寒家辱愛數矣家大父壽辰又過承腆貺注存為



感曷極風便敢肅此奉候起居并謝前讀審編之議洞  
悉民瘼已備述之當道兼呈覽新方伯公祖矣聞者翕  
然嘆服將全省之民席庇徼福苟不至饑寒困苦奔走  
而死者皆賴此議秋毫敢忘所賜也第猾愚大室奸茲  
公議特以病人而利己耳豈知始行或少寬其力而一  
二年後驅亡者多實滋受其弊乎是在為父母者明揭  
諭之破其幸小利而取大害之惑所為至祈徵車載脂  
參侍有期東望飛鳧敢敬掃軒以俟

王鳳洲印翁

張懷老夫人喪廿有六日長發矣衙門體誼日見裁割不知少堂老先生猶玉賜一奠否往見謝主簿奔訃衙門共有奠儀且具祭軸即青田翁命懷堂兄為文也近日雖科吏敢於諸君嫉甚投間抵隙恨不及屏抑以逞其快何老先生深非之而不能挽衙門體面掃地盡矣語不云乎廉遠地則堂高惟翁海內宗盟古心雅量決不直此下流情態以稔其惡敢披誠及之幸尊裁察焉

瀆冒威嚴喋喋為弟子致師保語亦知非翁未可以此  
言進也縷觀有懷不敢率爾傾吐容躬陳不盡

谷司馬岳丈

眷屬來悉知尊履納福殊多浣慰又聞近日稍以家政  
縈慮此可委之人而綜其大畧耳一一欲齊勢所不能  
奈何以吾至貴之身試不齊之人情乎矧順境日席尤  
不堪逆來之事守惟律身裕自後賢諸何足計別諭或  
不直在里閭然洙泉應書及之夫子謂見惡人以辟咎

蓋機械之人原不可以常理律者寧人負我鬼神成算  
亦可欺乎是宜聽之而已維時冗劇欲陳不盡

何淵泉父母

舍弟幸叨賢科仰副尊望尺寸皆造就德也感戴何極  
竊計入覲伊邇正期躬謝乃先承注念腆錫真愧歎無  
并矣馳慕何如緬審事昔常塵聽茲諗鄉里來者誦至  
公至明之政甚愜仰懷衆謂程父母審緝有一二鄉尾  
似稍嚴者以書算偶失額數前不可移而後可仍舊或

增益也小民朝三暮四之情豈能諒之是以有云云也  
聞臺下尤深燭此括境內民戶而總調劑之維時吏胥  
且退之門屏之外自可遂孔邇之心矣第巨室從寬先  
哲微權一邑人民只取足供一邑之役爾與其陞之使  
瘁毋寧平之使有餘力顛連者固已憫存而駸駸就饒  
焉者亦為吾日後可用赤子一體與息培養之德曷量  
乎有孚惠心勿問元吉仁政備之矣夙承衷愛再辱下  
問輒披心腹不覺喋喋惟尊照亮之不一

又

久不奉候尊起居遠承諭教念及北方永賴之圖誠民社之大計也以久廢修整之區非大勞力且費則無以奏偉績而年年徒粉飾一次傾圯卑薄者徒日增無益之擾真有如門下遠攬愚何所容喙也風水之說雖似迂談然影響隨應即以敝邑庠徵之已有左驗顧難與慮始之情豈但繩樞甕牖之子爾爾哉試姑自南門水溝稍修葺之以救目前以觀人心祈惟斷之於獨喻之

以上司之意有不能自己焉者悅以先民將忘其勞輸  
役分功將免大費推而鑿築但幸勿欲速計程度工期  
以一二年春秋農隙之間漸次考成或亦有可次第舉  
之之理不佞生斯長斯被繡受祿於朝者幸免隨鍾舂  
之役豈敢與謀以啟囁囁之口哉是在臺下裁之而已  
辱下問不遺敬此披陳童觀管見惟有以教之匆匆中  
附候兼謝腆儀臨楮依依欲言不既

郭似翁大司馬

前承賜奠哀感弗勝竊惟先大父生平莫逆知己海內  
如門下指未易屈誌狀之託欲藉名筆以信今詔後亦  
私諒我翁或不忍過拒也第某生也晚於先行無能多  
識而有疑當闕者實不敢強入以累真實至近年來三  
四可紀大事又以恐忤時政不敢盡言又不忍泯沒無  
聞是以稿再成而復易欲直備之無從惴惴虞不孝罪  
尤滋甚久飭擔笈冉冉於今不能輒蒲伏而東也茲勉  
成一帙終不免漏萬之愆敬懇四叔祖代行躬候台右



伏乞俞念哀衷據尊聞見補其畧闕近事關當路有待  
而言者亦希姑為之所行將執以丐廟堂諸大老表誌  
并勒貞石用託不朽則豈惟歿而有知者愜生死之交  
子子孫孫感戴軫存當永無斃矣某以卜兆羈絆不能  
遠出祇謁台階陳覲縷罪曷可贖謹東向稽首發啟惟  
尊慈原而諒之瞻望海雲臨楮依依不盡

趙汝翁公祖

先大父生平受老公祖知雅海內蓋鮮儷已邇來更厯

軫卹一感念輒欲涕下哉私曷能控寫萬一也側聞臺  
下業命有司畫處祀典及祠中除掃戶又聞縣學申請  
前事歿存悲感其何有極第思此盛舉一歲倣鄉賢有  
二祀共須十三四金編派均徭中萬不敢當祇聽該縣  
區處措辦事勢實難妄意欲將寒家護塋地二頃立為  
祭田即令洒掃戶佃種歲收其租以供兩祀之需所司  
但將敝邑無礙錢糧如見行鹽票等歲量處銀一二兩  
付該吏辦香燭以便親臨主祭用彰光寵其洒掃戶亦

只準士夫優免供丁事例但復其人本身無復編審津貼費庶寒家拜受尊慈大惠斯安而德意亦且垂之永遠無斁矣外補具呈伏乞特賜批允以詔後昆使世世知此盛舉恩數端有自也伏惟鑒亮無他幸甚

王齊宇親家

方秋崖來接惠翰如見光儀久渴之懷恨不能一促席晤語也堪輿門戶無慮數十家今反復究證惟見主巒頭者為是蓋外之堂局明備斯可論內下手工夫只論

星卦拘如李生傳授似覺偏執蓋以之評舊地行穴則是而以之卜新地尋龍則泥親家不斥此說為非近必特有精進之見乎筭中如有畫筭圖陰陽辨疑地理正宗乞假一覽即宅上另卜新兆云云須翁丈自有確見久諭貴瑩佳甚不直徵之土脈何遽一昭之地即未堪乎然果得大地幾倍勝此亦未為不可統尊更酌之也方君術優尤精選擇茲來赴前約更望數日間事有次第即促之回萬萬水濂親家同此見意

李振亭父母

日前具啟漫及丈地事誠慮人心不古臺下真切為民  
之意上司未必加察萬一只求虛增額數民終不獲寧  
息妄意將存菴父母查出多餘地或令人揭首出若干  
以塞好事者之為特未敢明言耳豈知至欲有履畝求  
益者大抵敝縣地每畝以二百四十步計每一步弓舊  
准四尺今用三尺二寸五分新步弓則每畝自該加出  
虛數二分三釐零每頃加出虛數二十三畝有奇諸公

祖誠欲要此亦可坐而定也何用於此苗成之時不憚一切馳驟之勞使無知小民懼法虛增畝至四分七八釐苟且目前甘貽後患以父母原旨揆之知有隱憂多矣然不敢言之赤子區區私籌非於慈母之仰望而誰望也幸察寄到刊冊併題稿加意為民塞無端之害造無窮之福以永無窮之令聞闔邑人士世世知感

又

里中人來極道編審徭役之公士民胥服猶得三年徼

福於門下也地方受賜多矣比以引嫌未敢啟謝茲解  
馬人至輒承手教知臺駕於六日已發濟陽矣懷悵殊  
切聞近邑有奸民告以地起差者上司公祖且欲准之  
夫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庸舊制也種地貢糧養子應  
差俗識也敝縣地原多沙鹺甚至不毛窮民惡產無所  
售者已不免以人養地若如奸計更復起差是真率地  
食人矣小民何辜哉古者勸農至以力田開科誠抑逐  
末者意今之編審三年必有一易蓋為消乏者設也若

獨苦農為一切法殆只益富賈大室則戶亦不必審矣  
屑屑奸民始但幸已膏腴地少苟免一時力差豈知燕  
雀處堂莫計焚次即貽子孫無窮之害乎良可為浩歎  
已吾邑福薄失我慈母幸有鄭誠軒藉重的知此關係  
頗重惟尊慈遺愛無已便中通頌言及之惠斯益溥矣  
舉邑感戴曷極別諭領悉容專馳復匆匆具候欲言不  
既

楊本翁公祖



敝邑李令尹宰邑且二載矣愷悌明敏廉平公慎種種  
德政若催科撫字節省財費審編丈地作士愛民以致  
刑清訟簡真有循良實跡應無逃尊洞察下也茲者量  
移濟陽無非老公祖培植之德顧敝邑小民聞之如失  
慈母莫不欲挽留之茲聞闔縣將有借寇之請僕不肖  
恨未能從邑人後祇叩臺階敢肅尺牘用布鄙悃伏惟  
臺下曲賜鑒察焉倘遂民私即戴帝德瀆冒威尊不勝  
惶懼

谷岳翁司馬

某於此月已補官工部都水矣薄命下才旬日輒有重大遠差辭之未可任之為難莫非命也側聞近日清平公道漸著蓋至誠積久而孚作偽一敗而彰理有固然無足異者直道而行之民猶謂至愚而神乃明明在上使人是非終溷善惡莫辨或亦必無之事也君子三樂首先自得想門下於俯仰之間彌怡然順適矣敬敬述臆見為壽且賀近日各省丈田刻薄有司爭加額數以

炫風力殊失廟堂原旨第發此端者將謂宜民民不稱  
便將謂為國不審浮額虛數終可據以加賦否若敝邑  
李公真可謂有定見也便中代敝邑一謝言何如

曹傳川中丞

先君生平受門下知愛特深行誼在三十年前著見蓋  
有晚生所不及悉者海內惟門下夙知之以故墓表敢  
敬懇左右意者門下或不過拒也側聞日來靜願天和  
不知暇日命侍史一脫稿否敬再錄誌文併叨贈副郎

新命聞之尊前萬希留神焉先公文集序雖有敝邑父母鄭公為之說者咸謂當專弓之台階深符此區區私臆然未敢輒率爾也敢附詢門下惟尊命之倘賜俞允容專敦請某臨緘不勝馳遡之至

林震西舊寅丈

春中再肅啟候不謂台從早已榮發緬惟高誼實勞我思側諭撫字艱心待命元元知所以徼福門下重矣朞月成化大陟伊邇間中優游古今匡廬彭蠡之上辨禹

漢舊刻弔陶灌諸友咏什投囊中想業已駸駸富矣僕  
才本庸下無之事務少更叨列屯曹正值山陵多事碌  
碌擾擾真不知終作何狀愛我如翁丈其將何以推教  
也適辱紫溪丈寄聲恍承眉睫率爾具候併謝不盡

劉水山世丈

一別光儀忽忽十易寒暑矣慶弔中凡幾何第多在都  
市尚未能專候起居道私臆矧丈之逍遙泉石付塵囂  
於不知者聞見踈而遣詢難蓋有可推也然弟自甲戌

後凡三具啟門下曾未奉有裁答心竊惑之及今拜手  
教乃知前牘半屬沈閣人生聚會之難自古言之而一  
尺素相來往亦如此其艱哉丈數學甚精而詩好古體  
近日所詣量尤非膚淺所能窺測聞脩邑乘製作當於  
是焉見之乎其他象罔獨得旨趣譬之黃鍾淵默何日  
得樞趨左右傾心叩聞以藉啟我愚蒙也弟壬申兒甫  
學述文丁丑兒始授句讀資皆中人然同始失恃之苦  
餘尤無足為知己道者諗長公器學既大成諸孫且彬

彬矣日夕課讀相助啟天倫樂事不其鞠然可想像哉  
先公捐養暨舍弟仗庇登科遠承念存曷勝感戴風便  
敢肅此馳謝外具副言薄敬見鄙忱云冗劇不備

沈巽吾寅丈

頃聞二府工匠稍稍得石前去者今自歸來頗慰迂想  
據周主簿稱真定已有石一百四十餘塊才發三十九  
塊在保定可推無乃未足以養衆匠乎遠方人有特苦  
處不比李宗禹輩幸更加意撫摩之倘車有分別不蚤

與裝運或往返稽遲違原票限不可不嚴加查核也又  
新運石至壽工多無票無人到者聞兩巡視甚不以  
為然似須另密約束各車至山即日發行一轉定以七  
日為期報回定照到票核實之仍即着落委官分布車  
輛逐晚照見工報夫匠例務要明報車輛起運回轉數  
目使各塘石匠勿有不均之嘆車輛無有等候之苦以  
示招來意幸甚委官勘合即有處矣錢糧分派批緣候  
內監久開不出是以遲遲然三日內外亦當即到到可



約此工內提督知之錢糧分二批截出內外總提督意也鋪戶鋪墊聽彼裁處吾輩陽託不知而陰有所恃可也總欲禁之非是昨已密語任養老矣席片據鋪戶報已到工三千領皆繇葦者弟猶責其舍賤而用貴二次荆把簫亦云在此俱已辦完而台札似皆未見者可即比其見在次身仍提正身究治之也外公移一函前手本希併裁復拱候不次工上月紙俱送上矣附聞

郭小川春元

人來訪丈動定知漸勝往昔頗慰然猶以不蚤聞勿藥  
為恨也藥餌聊能逐邪助正至真氣之充痰邪自屏須  
用一恬澹工夫培真元抑嗔心始可得之老氏書曾細  
讀否渠皆退步學問實為衆生進脩根基幸丈不以為  
異談恒置一部於座右時揭之消永日也如何佳醞遠  
承把盞歎不獲話對轉令悵然風便率此道謝不盡

三山寅丈

弟自石窩歸輒辱枉重及樞衣走候而臺駕已發悵然

久之王安行便敢付公文四緘希賜驗入大工料物頗多乃工非一二年可完業白堂翁將截半各批派錢糧矣貴工已送鋪戶王福延張澤幸將目下緊須物料各若干即明開來以憑派發又見工零星用物皆當三丈徑票催鋪戶辦之比舊規也弟非敢為避事人亦非敢作攬事者百里雖近音常隔絕惟心照之苟利於工弟無不忻承命也諸惟高明直教又見工石窩二處應發銀兩在庫向各徑關白一堂翁楊老先生面稱甚善昨

疏稿竟為何堂翁紐作一股楊堂翁亦謂莫可奈何果如此膠固見工發銀亦須諮白王堂翁義果何居三山發銀除白王堂翁又當關白何堂翁何異遠赴巡視兩衙門掛號乎恐亦非所以處王堂翁也惟三丈見何堂翁以不知就中的裏調停之至禱密密

任養弘寅丈

伏承手諭讀未竟令人憤懣陡作嗟嗟此豈獨刁頑小民之過天下事惟懼有中制若而所為徒使豪傑扼腕

耳不其坐悞公事哉幸丈曠然遠覽備以就中事機及  
二三刁潑足壞事狀態極言馳白今喜事者再約沈丈  
往一面講弟當從旁佐之務使權有所歸刁風以息別  
諭一一領矣白虎澗惡少最悔不即置之法今此擾擾  
未必無所效尤行將嚴捕之矣真保等府車六十輛陸  
續俱到堂翁更慮石塊不給恐人得以藉口謂衙門取  
車之多諄諄申欲蚤有區處吾丈想亦知此意茲順德  
府解到車十輛頗恐輒撥馬鞍山何也御奸氓須有妙

術幸兄丈即有以待之鐵已發矣涿州不見解官至京  
領銀何也房山銀得無將盡乎外府車戶多有來告領  
腳價及預支者業差人送白沈丈處幸一一查明速賜  
裁發不備

褚愛老司空

伏承臺諭備詢鼎建新宅之式不敢不據所知以對大  
都此術門戶雖多實不能有出五行相生議論雖繁實  
不能有外吉星為主貴宅果座北向南此正坎宅法應

四層開巽門合生氣卦非可以巽宅修蓋也第五層只可向外稍高無妨其兩廂似不須用改移於四層樓之兩頭以壯貪狼生氣之勢二角門亦不須用只宜牆上委曲開一便門通此天井中作儲蓄庫廁所可也其餘圖俱是但三層不可用樓房脊視二層廳高至足矣二層屬武曲金主功名只可讓四層主樓豈可遜三層文曲之水宅兩傍夾道只可使一邊直通北樓之側一邊須用截斷週圍穿通路衢行走此在王公家則可人家

亦當忌之也後便門是當壬癸方開東北隅有隙地不妨營造小房屋若起高大房則未可舊呈覽宅經乃揀選緊要一家之言新刻書一冊雖雜不便漫閱坎宅圖下所注云云俱非誑語敬附使行照察不備

鄭誠軒父母

張吏來辱手教即詢銓司謂考滿文冊先投無不可者但須俟兩院疏至乃類題耳以故令少待之大都稍遲旬日維其時矣固不泥疏至與否也謹先此馳復左右



僕本樗散無用之材不耐吏事鞅掌邇來殊切白雲之  
思荒徑之慮也偶役山林陟彼高巔極目南盼望中恍  
惚祭節徘徊上下烟霞之表悵然駐念久之門下亦時  
有此懷否耶此中新議日見紛輶大老不能安志薦紳  
私標黨援有識者憂之亟欲同二三知己忘形狂呼攄  
我心中所欲傾吐而指不可多屈公車何日北轅幸惟  
載膏用迂寵命新開事例二冊侑緘餘悰種種不盡者  
毛先生悉之

徐匡嶽寅丈

方幸參晤遽爾奉別此衷曷勝依依恭喜視事有時仙境漸陟簿書清暇優游今古雅況盖有可想見者矣回首弟輩不有塵凡之隔乎厥戶具告徧累狀欲堂翁行撫按令該州有處弟謂此事似小該州夙亦非有倨傲稱者率爾此行不無激成之變以故兩具文移惟丈更裁酌發之期真有便於鋪商而不失我部體足矣匆匆謹此復候不次

李近翁老公祖

恭惟旌節至止歷上通省士民欣仰福曜手額相慶乃  
某夙辱知愛者竟無緣同二三老稚伏迓道周方用為  
歉使來輒承尊注存下問真感悒交并矣於便使敢肅  
此稱謝併候敝省僻在海隅薦紳恥於囑託用強百姓  
似亦無豪猾大惡區區貧弱所恃靜撫摩之耳茲徼老  
公祖生成之德臨之在上席庇叨福寧有紀極哉外諭  
近歲惟丈地一事苦人迄今聞者驚怖蓋以貧民懼造

單虛報之擾士大夫室不啻同之乃引避而無所控訴  
即如省會郊圻以不毛山場起科種種虛增畝數貽累  
無已遠可推矣頃江公祖疏請云云誠是然而就中宰  
持長計俾有司承宣德旨各行所無事使民不擾費如  
語所謂不動聲色置人於衽席之安普世世永賴之利  
非於臺下企二天之望而焉適也僻省除此併抑送訪  
窩訪一節或亦更無事矣喋喋陳復恃尊夙愛敢參私  
臆赫然鑒之臨緘依依岱雲不勝瞻溯之至

徐匡嶽寅丈

前承手教於地方貧商可謂加意惓惓弟切同舟之義  
既乞停免未能即欲得從減之命以安衆心顧機會輒  
未之逢而又適丁堂翁被譖註籍且無人具疏其奈之  
何再奉議款誠鑿鑿語然須議之撫按者恐無救燃眉  
真保等府即肯分辨本色上納乎斤秤之定深中惜薪  
司弊竇如果肯復舊額筭十七斤是今之加增徒博一  
虛名也即題奉俞旨不審真有益於事否耳甚矣其難

言之也此外又更當何以教之考滿常事何厪念存勉  
拜易縑折儀敬附壁上惟心照焉匆匆稱謝不盡

王儆吾掌科

惜薪司商困苦極矣內璫以存留者拖欠追併不前新  
編者各思規避無已至有剪髮易名不知所以收拾則  
請增木炭固以宮闈日加數多莫可奈何不知其說敢  
一言及減官恤商節費議折以清其原否也十年加增  
今幾何時又不敷用豈以原額數之少乎其中弊竇創

孔多矣茲僕適自山回尚未見堂翁未審抄出作如何處前白老掌科聞僕談及曾有前席意倘趁此時貴衙門將其事一直剖盡極陳商苦請上清其源流以貽永利如減官議折云云豈但大造各商錢糧不匱即敝衙門亦受賜厚矣新舊額數記憶未清不敢冒對明入署中當備查奉覽且躬走請教也不盡

徐匡嶽寅丈

辱承大惠出自知己誼可無辭第以賀為言則辱劣實

未敢當耳翁丈豈訝其不恭乎再此控謝加炭事知尊  
往來於心勞矣弟以內商逃逸錢糧拖欠展轉遠邇奚  
啻同憂然各廠柴炭雖不能減數而一切積年冗費似  
已得省少半特不審能持之久否貴廠商原隸紅羅廠  
者何招之比例告裁而寂無一應乎此時此機不可失  
幸令便捷者十數人來速將各項苦費具詞陸公弟當  
勉為之所也楊堂翁擬於廿四日開籍進部門下似亦  
當有啟候詢且慰且請出視事此亦一體誼也蕪稿再



具冀上少從然辭雖撫拾臺教恐實未足以啟宸聰俯  
聽耳不日即封進矣大石窩祭告約於臘之六七日今  
午禮部始題遣官本尚未奉旨弟從行者則三堂翁兩  
中貴也躬晤有期欲言不盡

惜薪陸監

內外柴炭鋪戶前蒙調停已感德意但積習之弊誠難  
頓釐茲不但渠輩苦有難言衙門欲清楚前件真有莫  
可措手者諸不完預支鋪戶已參送法司擬問永遠戍

可謂盡法矣而一二日內易州鋪戶早間纔控額出衙門之恩午間又哀告入折價之議如終不可講舊年逋負益積將來事情可虞則豈但部中之不利哉使事至此極即將鋪戶盡行重罪其何補於吾內外衙門惟公清德又值此清明之會萬惟留神諭令各廠貴屬寧使商人得通融濟事勿使將錢糧棄損官民兩病幸甚幸甚蓋此非不佞臆度之言即如易州該撥炭已候月餘不能上納矣原派斤數既將加倍而又條條須長裝大

樣不許有一細小者動輒倒簍使上好者亦頃至碎棄  
乃掌廠畏法受制於衆人控訴無門其何竣事跡此他  
可類推矣惟公留神不但利益官民實積陰德於冥冥  
中也至祝至禱

徐匡嶽寅丈

旬日連接手教恍見光儀弟命義官具白其旨即盡彼  
口中且請翁丈有書於內鐫及詳此中情節申之堂翁  
以見區區此一事非直鋪商之難實吾輩亦莫可奈何

也王極事正門下所當為所者而兵馬敢憑藉法司拏人法司竟不顧器而投鼠汪洋大度置之不較已過厚矣又何計之深遜之至至如所云乎大都此時時事每多倒置牽拘而鸞鳳不若鷹鷂之捷便在在有之亦何足引以自艾惟付之度雲流水而已如但有聞不敢不為丈力辯也邇以沿途棚工搭卸為卿寺公掣肘之極僕僕塵足日夕兢念今始得了事此苦心堂翁即知之亦知之已耳向誰言哉向誰言哉指日冬矣焉得共丈

二三知己圍爐借酒以傾我私

又

各廠柴炭事難以收拾有如薄堤之障洪流東補西救  
勢終潰決殊可畏人即如頃蕭官之舉雖為周秉內相  
所指示抑可謂無忌憚甚矣述白堂翁堂翁頗直弟之  
拏人謂丈義不可無一言以極發揮夙弊為二三疲商  
訴痛苦不然將來狼狽當至何極也二撥炭署中五月  
初四日投文而彼帖然若此蓋一點靈覺亦知稽遲為

非矣二帖附覽陸璠帖來已旬日在此事前周内使帖則今辰始至弟亦未敢遜言應之也附白不一

公亦山寅丈

一別數年不瞻道範兼之内外奔走詢候亦且踈濶然曷敢間輟此仰止之私也恭喜寵命藉重同曹方擬修問未能而惠教已至復有念於先太保公令人感哉真交并矣時當寧正有壽宮之役採石徐州何幸得翁丈綜理其事也此中凡有役於此其應均攄南顧之憂乎

乃者不佞弟憶前王雲老曾開石花六十樣如大小竹  
葉各色團花欲具請上選用僕力執未敢即據題請誠  
恐欽定一樣文理則勢難於那動以此不可緩之物料  
萬一一種遽難如數為之奈何蓋此中取大竹葉及黃  
色者然永陵寶城垛石各色花樣俱有大抵只明樓一  
週花色一律俱佳餘亦上一二塊為好竹葉紋餘取其  
色之相似而已此惟仰丈雅有石畫併有參酌明示也  
鴻魚匪踈旦夕無吝金玉不盡至禱

賈中葵中丞

臺諭車輛事深仰臺下為地方至意敝衙門亦何敢不以百姓為念第此等大工業奉明旨遵舊例行則諸凡不得不查照成憲保定申文極稱難辦亦無非惓惓為民又欲行真定河間協濟是惟在臺下酌處耳至謂每四輛車一運除部給銀十六兩仍議私幫銀三十六兩又謂州縣每月給銀十八兩則從來所未有事訪之敝衙門見在山場車戶及順天去年為慈寧宮運石車戶



可知彼該府云云亦得之州縣州縣得之積猾舊車夫攬頭等役云耳脫如其言敝衙門及順天車戶豈皆賠本赴工而安心只領腳價乎必不然矣蓋雙車亦欲用梯正恐方箱單薄無濟實用或至累民四輛車京中見有亦未多故衙門又自造數十副以備緊急之需今擬四十副梯專待貴鎮各州縣解到車輛湊用此外更無他策其雙輪車如不能俱得車梯姑以三分之一派尋常箱車備日後取裝木用其二分尤希臺下即准照原

咨速行區處報部取用即逐輛各從寬給與造梯銀無不可也前徐華老大京兆同王繼老力講貴鎮多運貨商車請順天減數量加貴鎮衙門執未敢聽尋訪兩府皆有四輪梯車私雇於敝衙門見裝石者事遂中寢不知臺下亦曾聞之否也萬惟體察不勝至感

保定永平太守

手教諄諄仰尊愛養部民德意第此大役有萬不可以姑息了事者使但可以緩可以已敝衙門即不知為百

姓謀亦當為老丈計即不沾沾求博不擾民之名亦當  
知避曉曉苦離鄉土之怨也但近如慈寧宮已卜三月  
擇吉興工忽又諭定於二月二日以故政府堂翁即促  
閻春霍諸丈赴工收料期四五月料石出細興工此豈  
衙門幾車戶能盡辦哉既有題奏請派取順保車輛於  
勢似必不可已矣丈意欲令河間等府分辦云云是惟  
在賈撫臺翁處主之耳衙門原非為銀兩不足故為此  
徵求計使京中有車可覓不須煩外又何為舍近便而

圖之迂遠至種種舊例官民各私幫貼之議又誠非愚昧所聞知及見今所有事也蓋衙門車別無先給工食只靠運價別無草料盤纏赴工即同外府車輻輸運此不須徵之山場見工即密訪貴治各州縣車見在京雇於人者可知也且第備訪民間私雇兩府四輪車一輛每月不過銀十二兩量貼草料見今已有在工運石者州縣果以朝廷大工為重處事如家將有車人戶明白曉諭日給葛秣盤纏而又量有以處之使舊役棍徒積

猾攬頭不得蒙上侵下俟至山場勤謹轉運聽本部一  
一蚤給與脚價何異私雇於人又何苦楚之有此孰非  
仁慈德意哉茲覆咨云云誠不得已為之說愚意除將  
四輪車即如咨議處先發將百輛雙輪車以二分之一  
分派極疲州縣聽備尋常方廂車以俟後取裝木其二  
分或用見成或新造車梯合併為四輪車一車准作雙  
輪二車數至工赴運殊實得利每輛即減騾馬至十二  
頭但求臆壯可用亦無不可也又聞雙輪車川口多薄

小車軸頗單細茲欲裝石尤當曉諭車夫使各自有斟酌用過收拾車輛之費待取赴工應役日不妨逐一明開見教即為一一處給官價也頃順天屢謂貴治多商車請減派數因以昨年内工已用過彼一次特為減幾十輛茲二府取數正兩相停順天業欲報部又觀望貴治若何不覺喋喋至此要之慈寧宮工止當此工十分之一順天派車一百八十輛實取用一百輛則今日事其貴治二府有可推矣伏惟心照不愆區處可勝惓惓

至禱

沈李兩寅丈

車戶石匠工價想已各放停安其應在京扣給者須蚤  
裁示先差人投知會手本到司二日廼可令各役趁三  
六九期赴庫領銀任養老已領劄付矣望後即當至工  
即進亦必不踰中旬也醫士已趨命否聞時頗有腫項  
病然乎弟有在永陵管工時已試過方藥用無不效請  
一試之何如四尺五尺并海漫石尚不見運到而運戶

在見工有等待石料不出之說何也乞即明以教我車  
輜近日核實的有若干曾照前收拾編號標其柱否何  
堂翁命以後各車戶有別差不赴山中者須令領敝司  
照票為驗不然即督責之一諭衆役使有警省如何

楊本庵撫臺

表里為公祖觀風盛舉矧追念往哲彰君賜為之後昆  
者方藉光寵感盛德之不暇何敢云辭第興作必有所  
費叢爾邑里不佞實不願重有所勞敢將寒家預辦木



石敬瑭取之充用乃縣主鄭父母公篤世講誼又為非  
德旨而卻之若此高誼懿舉倘別厯一一區處致有累  
里人是重不德之罪矣惟尊鑒原鄙私曲賜俞允所請  
不惟歿存知感即里閭舊門牆士亦且仰誦至德無量  
矣臨楮刺刺不莊不次高念吾丈託致感意附聞

提督工程張監

黑城磚窰戶昨歲有敢於鑽刺者情真可惡義當揭其  
名並有以抑之青天白日之下狐鼠何能害人祇自取

罪焉耳今事已越數月矣向來如小修整朝房及搭蓋  
將臺一切零星支用寧用白城磚而不及此者無非欲  
避嫌以待事久論定也茲屢准敕僚文移催發通州白  
城磚已行河道衙門約其嚴催車戶水陸並運量亦漸  
次有輸到者獨念白城磚每箇除燒價二分四釐外運  
價河路先給二分自灣至工所又該給三分四釐比之  
黑城磚燒運總價懸絕則日後如仍取雜用愚以為似  
不無可惜也適楊堂翁以明樓鋪石砌磚有日諄諄令

僕知會門下准收黑城磚用惟尊遠覽裁察敝堂屬皆  
無他腸亦非有人敢行請託幸與在工諸丈斷然行之  
若以其中尺寸有不合式他復別有可議是惟在尊約  
巨川會巡視二公及敝僚友定折算數使公私兩不虧  
累可也公務相晤知必崇亮不備

邢知吾太僕

不見光霽於今有年惟丈才名擅世忌畏易招接引過  
勤非類思附春中果有一二嘖嘖至令總憲冢公意適

不符見於面目可為世情假公者嘆然天理在人心是非有定論其如本無可緇涅何同寺量移當路深以為自有微意其元旨固非弟椎魯人即頓解然捧讀此祈假大疏暨見溫旨則豈直吾之心跡朝廷公議皎然申白於天下而融融奉雙親之暇孰非性真樂事養望增能為異日蔚然虎變地哉僕方幸丈陡得息肩暫席此優游快愉轉念不佞羈此鷄肋況所值事如蚤負山不知終如何解脫也局外靜觀其將何以教我神與書馳

欲言不盡

饒理亭寅丈

連日屢承手教具悉起居併此中動定濬石調採之議  
楊堂翁暨東岡公無不可何堂翁與劉巨川意則不可  
必也已專力與共商確之矣委官原無足計較門役嚇  
人蠅頭競得區區此等習氣耳被弟述風聞一語手足  
頓然無措但力求證於門下弟謂非翁丈准給與花紅  
且稱有才幹則當徑取回耳渠來當更帖耳聽命矣解

到石內監意未滿之以後更須留神再加揀選而後發  
莫憲公慮之甚是也徐石解到四塊三當上意尤喜純  
然竹紋者其謂大團花小團花則各勻淨成一體非比  
此中石一塊內大小相雜顏色未一也附言草草不盡  
之悰尋當嗣致

公亦山寅丈

日前莫紹老使至未奉清教讀齋來公移又見未有尊  
銜竊謂翁丈應有他冗或未及知有此使也以故政府

與內府揭帖皆徑補丈銜不意聖明忽從內官監索弟  
原手本區區代致私臆亦藉爰塵御覽是以前啟有祈  
吾丈公同署銜之請以及委官當更用文職寄備鋪墊  
銀兩未動云云也適拜惠教未辱言及豈前啟亦尚爾  
沈閣乎惟高明幸各覽照及之諸不及一

莫紹庭丈

花斑石於二月二十八日已呈御覽矣數色俱在取中  
尤加意竹葉紋者第不欲其中猶有筋線耳部中移內

監手本不謂亦即徹御前其中云云則體臺意為地方  
工匠地也行當有公移備述之矣此後發石幸先儘竹  
葉紋團花者只以無赤筋線間道為準相公似謂此石  
解到稍遲弟曲以河冰水淺為解且謂本地想有多開  
出者但不知去取未敢徑發盛使至可即將見有者刻  
期先發行也解官携鋪墊等物一無所用處今即壁返  
綾套亦即令匿之恐內監以為例日後照塊索之也勿  
勿即有山工行不盡之棕容再悉之



登州王太守公

貴治福山郭似翁年伯祖先太保公莫逆交也道德文章氣節標特即古人中亦自不多得者晉公謝政巋然一代碩人衛武居鄉偉矣三朝耆宿此不但海岱章縫仰為斗山之尊即中外縉紳知景忠孝之德今年踰九旬禮當存問幸門下廉及月旦特賜申言倘聖明俯念舊耆勅修養老之典則山澤增光敢忘吹噓之恩一念義衷仰惟鑒亮

梁雲岳世丈

久失詢候懷仰殊切慈聞奉娛有時入朝想已卜日風  
便敢率肅此馳詢掌珠之喜邇來通家弟兄落落天涯  
秉軸者雖未見異常刮目然吾黨亦實未有蔚然自樹  
為南北赤幟以消前南使君之口者則人又將焉尤也  
古重世卿今薄世胄不但武勲將帥其家異視豈終以  
吾曹亦揚別駕滕二尹之不逮耶可嘆可嘆吾丈昆玉  
夙負清名即令兄久厭人世乘化而去者至今薦紳猶

有遺想或亦高劉二君自有以致之也言之殊令人赧  
顏乃二君則尚頑然不悟發公子語吾曹前徑不知若  
何竟止矣弟碌碌膺山陵之役請身未遂進退維谷所  
幸老丈過來共脩職業弟亦將努力進脩以冀少免吾  
世講家諸先世羞幸甚勿率具言不盡

王齊宇太守

久不奉候懷仰殊切親家資望深矣每見陪推而不即  
真何也豈三晉士子不足以當陶鎔更有大省多士待

之也張銘盤丈云云但固懇弟密為之處弟意正欲如  
教云云以故遲遲待事稍定今得親家從中為之調劑  
解紛使體不失而事有濟勝薄劣調停曲處萬萬矣  
商與軍民有司好為分別由來如斯至錢糧加而故不  
許開窑座私炭行而公炭禁止即如銘盤丈憤急以見  
獲私炭具疏以為後日錢糧不敷之地部中固不可拂  
其說也又聞有一三府作意與之抵牾使渠不堪殊甚  
豈即門下所教者乎茲署中有一二同張公里聞者已

聚而有私議矣惟門下為國為地方大有區畫兩玉成之耳貴治車原放三十輛賈石老何為三十輛中又放十五輛有慨於北山之詩云云自古興大役有不動大衆動衆于役有人知感者乎公䟽謂欲為民請命即政府亦不直其說久之幸堂翁面審貴治清苑安肅車戶在工者謂在縣領造車盤纏銀俱有在山自得價四五十金不等儘穀日用並未敢受絲毫幫貼此可見只在有司措處何如及府太尊教令何如耳一時幹濟清明

藉藉共傳良可為知厚賀也周子峰欲得前註四書講意甚急幸撥冗檢發至祈至禱

何徠山堂翁

謹啟黑城磚原派為背城裏及方牆上等處用其木料出神宮監等處則以嘉靖年間亦俟大工垂成而後用之茲據內監欲用乃深恐有首事名謂巡視意既不可測即衙門司官亦未毅然同心為言當用者坐是遲疑難決無怪巨川之不慨然東岡之有多祝也然此事職

昨已援各壽陵例宣言於人謂可用無疑幸惟面諭各司官當知此中微旨故作已意勸之用但未可言渠欲必用耳憶吾衙門從來只辦錢糧至於用料造作一屬內監中外誰不知之竊謂渠既有此機括須趨本堂與渠在此速收之即取用若干填裏以後渠即入京諸中貴當有所恃無別詞穆掌科處職明午即懇楊老先生與之言也衙門前解土車戶即開工呈報名數巡視及見工處亦俱有送姓名前蕭郎中數拘至工輒遣之回

竊聞司官有欲督責其過者是以將車驟從而回散不敢應役茲必欲致之須價有定增本堂牌行徐郎中或蕭郎中令其申明德意招之使來彼始敢應命耳不然不如聽巡視及工上新招併願投充者之為愈也冒昧上請伏惟台臺原鑒人情事勢所必至云職臨緘不勝悚慄之至

又

頃與內監議磚事深信職言渠今日始知至工白城磚



已二百三十餘萬見做成細料無幾其二百萬業埋土  
中及雜用過已職又以臨清原只派磚五百萬未必盡  
數都來無磕損虧折者即加派燒運亦明年夏秋事渠  
是以銳然要數日內即收黑城磚背裏至愛惜所謂水  
磨磚者欲備無關係處作皮面用不忍以之背裏此須  
聽其刻期又趨白磚少時決計收之兩衙門並吾堂屬  
登兵部錦衣同然一辭以為當用內瑤即有一二崛強  
不解事亦自不能膠前說撼成議此豈直錢糧應手接

濟不受彼輩嘖嘖爾哉此工辦料興建今已三年所費  
人力心思多在地中非有寶城明樓基巋然峙起聖駕  
奉兩宮率闔朝臣僚駐斯閱視其孰細為之關說工績  
多在人所不及見處乎故職意願台下速催內監決意  
併力起城至於用土數多勢不能減須早加價廣招車  
戶張內監欲如往年永陵培土故事土車晝夜如水湧  
至不可禁此無他亦祇以價高人多諸從寬便故也司  
官有請減原批定價無非欲節省錢糧意但事有經權

緩急待人聚土多寶城殿基周圍皆已築起更稍減價  
似亦無不可者竊以為有土時示欲退人彼有債負在  
外且將自求減價容留也又壽字磚未可濫用當另頓  
起數萬作樣磚張內監亦是職言除樣磚更欲留作近  
面牆用更乞台臺劄諭繕司及沈吳主事併此中司官  
各留意選收幸甚統惟尊裁

又

謹啟昨奉台札即候石老先生白撥軍運土事請須令

各軍自帶車輛或騾勿得空身赴工故加土價轉致本衙門先募車戶虧累難前也蒙諭窮軍難以輒責雇覓車騾運土事可俟再撥議行再語李臨淮則唯唯遵命即令旗牌號頭傳示云云此撥軍來諒或車騾不齊萬祈姑念職前鄙議勿輕用軍使見役車戶輒難措手俟徐郎中至面令與蕭員外虛心議處祇期脩事或徑比照磚石八九十月加價事例此不惟安見役者之心諸饒車騾家當有自來投認者矣頂石知此時須之甚急

除大石窩行任員外俾將先送本山空閑車梯借見役  
輪換長軸作改轍車裝運仍行馬鞍山暫調改轍車四  
五輛助運數次想旬日前後可次第至矣白城磚運如  
暫可緩姑將撥軍共調在大通橋或湯山一處多者寧  
調役見工更面諭兵部司官使差一二管軍官親赴發  
磚處所約束軍人無得蹂踐跌碎整磚併聽職前行分  
別壽字磚另行堆垛緩運似於大工不無有裨均乞台  
裁

又

謹啟昨別劉巨川猶以磚石土少為言查照石料祇以向來車輛放假無之道路難行今據任員外報該工已發券石四十餘車今赴壽工又行催改轍車即運柱頂其馬鞍山白虎澗今見有石載道俟各外放假車至石自源源而來矣土車除原派土車戶送工職前已解過大小車共二百輛又令張鳳來林鳳陳愷耿應禎四家日各上土一方聽用茲糧運將完車驟應當倍至職惟

期丈量土方少從平恕勿苦減其尺寸則人心自樂於  
趨役土不患其不足矣白城磚小車戶已加腳價而轉  
運尚遲遲者祇以軍人擡價高耳使併軍人於大通橋  
或湯山一處則無軍搬運處所其價自平小車戶當無  
不奔走用命職昨歸會東岡即面懇傳帖與巨川俾用  
黑磚當時即遣一掌司行劉應不拂其意白磚以後似  
亦不必太督迫也咨稿二首謹如台諭呈覽惟尊裁之  
小委官在三山各窑廠註考容異日專上見工各小委

官雖東岡屢以為人多就中頗有去取併風聞有優劣  
分別想總無逃臺下洞察此時似當令徐郎中閤員外  
再甄別之外石窩任員外原得罪於臺省小嫌人皆知  
之昨東岡亦頗悔其過聽為馬所丞語侵任君穆掌科  
奈何區區欲為中貴報怨發揮無已乎敢乞台臺大賜  
主持公是俾孤立者得以瓦全大工始終完美無開議  
實以滋上疑則闔署司屬俱當戴德無涯矣冒昧具陳  
言出肝鬲伏惟崇察幸甚幸甚職臨楮不勝仰祝之至



王齊宇親家

日來以壽宮有事當調停者奔走內外頗費心力幸事就緒矣易州厰事以昨承教是以力止張銘老寧耐待之何為今尚未妥更有決裂相持者此關係御前日用錢糧內厰見有文書在部催辦萬一遲悞堂翁亦與有責焉是以見銘盤呈深訝之即命據為具題以為衙門後日地誠以昨冬再疏請減此大炭十五萬聖意未喜不先明說有以撓之者倘日用果致不繼則將誰任其

咎也弟以為此一題恐非余兵尊公祖之便力請稍俟  
尊議若何竊謂金水口地方南北澗等處原係奉欽依  
許採燒大炭山場新添炭斤舊窰座奈何反行拆毀併  
綁拏窰戶獨嚴究取此料者致兩三月不得舉火而又  
有他把總惡軍之所為乎伏祈親家亟為解紛懇余公  
祖善處此事以重國用以存部體勿以左右言語小嫌  
相尤相搆則陰福下吏愚氓豈但張丈一身知感哉至  
祝至感

又

易州敝事自芝亭在時即每以為言蓋軍民文武之判  
久矣在武職惟知重我邊防而不知辦炭亦自請有信  
地猶夫廠中祇恐錢糧不完利害切身視欽依地為分  
內應管山場也敝商之所肆採求官軍之欲遵嚴禁志  
各不同嫌自易起豈必道尊指揮部中奮臂而後有兩  
不相能之跡哉此事前銘老見教甚苦弟業屢勸之已  
茲敝商以內監催錢糧甚急欲實上年請加炭斤意動

即繩以檄鎖雖堂翁遣與之言弗聽也此輩日回訴其  
主人而其主人更覺困拂於外則其決裂具擬堂呈亦  
人情必然余老公祖甘棠之愛依然眉睫弟豈敢率然  
祇為衙門僚友曾無所顧計哉辱承手教及讀余老公  
祖帖令人赧然至讀銘老帖亦亟亟止勿具題則弟似  
亦頗有前見者連日冗極使者立索報語倚馬具言什  
不悉一

張銘盤寅丈

廠大炭吾司最要緊事弟昨歲不量抗疏請上減新加  
數及減鋪墊三分之二四廠罷閑中官至五百六十此  
輩啣弟入骨只窺炭不接濟為復怨地承諭事有掣肘  
亦即難為不佞豈敢不盡忠謀求處妥當而後已第楊  
堂翁尚未開籍行止搖搖又偶值有吾僚王光庭疏事  
上意未測人言嘖嘖以故稍欲有待姑乘彼有悔悟聽  
其還吾舊請地如金水口界內南北澗鉛銅溝虎石塘  
等處而徐有啟與撫院正擅毀窑座私燒之罪耳昨語

政府吳把總京主使惡軍反拏我官宦戶相公笑謂有  
此顛倒事亦云俟巡撫不能處則奏之昨又有書與齊  
宇丈為廠商索回前開地尚未見答奈何受彼空名實  
無所取材處也且金水地方原未奉有旨開採第恐南  
北澗非其界內地及更往北耳竊計翁丈勞心於此應  
有三年須備有數年料可用庶不負此一番講論目今  
事體若何幸明示之及南北澗等果否坐落金水口以  
憑具咨倚馬北發匆匆不盡勘合昨已題請今午旨應

下矣兵部領出即專馳上附聞

鄭崢陽寅丈

易州廠事弟以余公祖甘棠之愛力請堂翁姑止具奏  
聽彼中調停矣乃昨見相公意頗不然謂有宦座舊地  
原奉題請撥給者今新長養成材正當採用把口官軍  
盜賣有素乃反究官宦戶為砍禁山耶又云此炭歲前  
屢疏請減新加數中官因而退閒者頗多今不能如期  
供進矣但不利彼管廠者此機括似不專聞二堂翁之

關白也彼奏中所謂乞將擅毀窩座及私燒炭人懲治  
併問把金水口把總吳京軍人盧自成等擅拏官窩戶  
罪歸還舊有窩座奉欽依撥給信地若南北澗老虎塘  
等處似皆當委曲聽之不然彼只知慮錢糧遲悞利害  
切身恐非所以解紛省事也密寄一言幸速有處蓋喋  
喋實欲兩便耳翁丈但以述聞漫及勿露聞自不佞何  
如

陳愚所憲望



四海世講十載如新顧弟以于役山陵塵足擾擾雖亦  
僦居阿巷旦夕頻見顏色而曾未能脩杯酌候長者專  
領教語迄今實有慨於衷也恭惟門下以夙望藉鎮徐  
淮兼理漕政大侵遺黎所恃以休息而全活之者何限  
側聞弭盜救荒試輒有效而亨屯拯溺尚厯籌畫傳說  
茶城之或淤或通旋開旋塞有降神預言其事如桴鼓  
應聲此殆非人力所易為至黃之上流在豫州幾壞省  
會有竊決而北之者突至曹州東明滙為巨浸其洶濤

奔騰漸轉而南以隄阻當則遂淫溢隄上任其四注如  
尊諭自徐達淮水皆高地數丈黃水亦高運河五尺勢  
易傾灌下流而淮所憑以宣洩支河又多淤塞總之上  
而灣口既狹下而海口復有套沙則為今計似無出擴  
灣口開斗門使沙闢水歸以為順流計耳當宁正為此  
憂特簡常使君來明春當借飭門下協恭底績矣花石  
復採非為不足以前解到者多未合格堂翁亦極念地  
方之苦故發庫銀佐費又不敢盡取盈貴治矣承諭諄

諄敢不仰體第聖駕來春閱工此時之寶城為御覽首  
及者恐未能一聽天時人事之便也萬惟留神大工借  
庇實多不肖或亦藉以逭罪戾矣前有公移只約開數  
二百有奇行將復有的數報到仰念夙愛知必亮原倚  
馬具言祇謝併候惟崇照不備

王中宇親家

憶曩時比廬而居數日不晤頓覺間濶而今一聚散動  
即歲計人生飄泊真如萍梗惟吾丈譽望日隆官階日

晉開府卿貳行將推及弟擾擾塵足一郎十年陵工未  
決完期妬忌轉覺漸盛其何以淑幸早晚駕親家知己  
幸一一教我也弟性甚愚疎尤最懶俯仰人所恃一堂  
翁諒此區區惴惴實月計有餘耳而相代者如奕同署君  
有欲自雄者每思所以乘機排擠之然則進退維谷前  
途茫然其理之當然命之已定抑亦自取宜爾乎老親  
繫念更有弱息不能時督誨之搖搖此悵今秋當決歸  
計矣聞親家道履清勝深慰遠懷熊羆之祥其將叶兆

乎若人情則賢於夢卜多矣弟有寒親王姓者望五始  
舉長郎乃數年間即得八丈夫五女子敢以是為親家  
異日祝若服餌藥石只宜平補萬不可用熱劑四製香  
附及金匱當歸丸則真女科之聖藥也曾試之不刺刺  
長談聊以代面

田易吾掌科

兒曹極辱大哥相愛蒸蒸日上然同胞兄弟也一向未到書  
房僕方滋惑曷敢當尊過記念乎新延業師為福建林

君為人博雅有學改後生文大優前師翁丈其亦欲聞  
乎承諭董生事彼蓋欲援曾入會舉場者明例昭然誰  
敢曲為之遷就若此謹錄原款奉覽夫附學生納監例  
銀三百二十兩彼竟要二百五十請改正庫帖是武生  
貴重於附學生矣幸善辭之馳復不盡

陸蓮峰鈔關

昨為張雄事特具公移專力馳上想已達台右矣舍親  
劉兵馬卒然物故只遺一女狼狽至不能歛諸凡皆弟

為之竣事仁者聞之應為酸鼻茲討催官船而南孖孖孀婦誠恐關上阻索敢藉寵靈特差一力護之出關即死者有知亦當思所以啣結矧生者乎伏惟慨然惠俞感謝不一

何峴屏寅丈

吾丈行不數日有路鳳岡使來率附候言無有所請想已達尊掌記矣報代力至辱手書知地方多難處事諒兄丈自有妙用大抵不激不隨自昔無重門下方正剛

毅何患振刷不前第恐世態悠悠未能用柔忍耐遇事  
慎思耳夙感知已久欲具有俚語表道義相許至誼乃  
詞不宣衷意隳冗棘無能漫爾致忠告何能懸度贊石  
畫乎且也無我應事烏用人謀千里一行願言心照

任養弘寅丈

弟天性迂執椎魯與人由來寡合惟丈一見傾蓋歷久  
而情愈新古稱心交莫逆今幸見之誠不知其何以得  
此也省覲經歲竚望還朝何為尚戀親闈罔思報國其



夙昔道誼名實相期謂何而一旦輒為此逃人絕世之舉耶弟老親今已踰八惟恐弟輩請告歸里終養二字尤所諱言太翁年雖漸高聞原無恙思丈金紫尚未之見恐亦不欲其輒有此引退棄強仕之年因循而老也茲堂翁特念丈在工苦心始焉重違孝思亟欲為丈博一榮陟以酬夙昔之拮据而後聽之既又以事頗未安尤欲藉忠益竣此大工以期顯被親禮此誠始終大義不可辭焉者也今限既寬至七月區區惓切之私蓋可

想矣伏惟念此工重典錢糧支費在三山為獨多所托  
相代者今又復更表而李幸的於閏六月北發孟秋上  
旬期握手署中以道間濶之懷外具菲儀幸惟莞內

何峴屏寅丈

使來辱手教知經理磚廠清查弊源勞心孔多此正堂  
翁相托之意非此綜覈名實直言之其何以自善成始  
終一局也廠中原發未明數想丈自有洞燭措處途中  
沈之河及藏之土者其何道以清查出使官民得兩利

乎不知懸賞格以待來報來首者人肯相信否也若堂  
翁不敢不為知己力贊第恐復撓於咻之者耳惟丈從  
長銳然斷之以行期濟此中大工可也繕司謂內監科  
用數多未必為的倘神宮監等項擬用黑城磚者今果  
換用白城磚則何以待之況一切工程同時立木又荒  
度橋路聖意不欲有所停作乎萬惟先時有待勿至臨  
渴掘井照察幸甚

朱正田鄉丈

久不詢候懷仰殊切承諭蘭三川公宅事足仰翁丈雅意但寒家一二閭宅俱欠修理甚有傾圯不蔽風雨者故每以廣置為戒今蘭宅係渠家祖居奈何欲輕棄之僕先人敝廬原只兩楹今業已益而為五不啻足矣又何為而復有開拓之念乎原契壁完幸代為我辭謝之耳心亮是祈僕每念老親不能遂歸輒津津汗出欲沾背然壽宮事體重大實有難於乞身者亦無怪政府堂翁之不我聽也搖搖心旌進退維谷門下其何以教我

乎時踰麥秋想遂優游率附候言諸不及悉

殷洗心嫺丈

恭喜奉使此人間榮快事人心叵測吾世祿家人皆先  
以鮮禮逆待之一路及至地方相接士大夫及下僚願  
言加意善處凝重畏抑謙虛忍讓廉靜無求三思出語  
斯成老伯義方之訓得安身之法也今歲大計不比往  
昔議論指摘四出又加之以無名帖傳布即謹愿者累  
足立矣蓋一經點畫即為後日話柄是不可不慎也處

家要儉素檢身若不及此吾世家波若心旨骨肉至誼  
套語有未忍言亮之亮之令弟致意許二哥致意冗極  
不次

惜薪司陸監

前通商柴炭議之政府無非道達德意共成美名不謂  
事竟不果然即存此虛數豈能責之一二舊商哉惜也  
名實俱無據耳擡柴夫銀衙門嚴催至再已謂不如限  
即照例叅劾廼州縣正官且以百姓流離逃亡為辭法

不加衆是須再少俟完否然後可分別處之也不然亦  
須天語督責據以再催豈有盡兩府有司盡論治事耶  
後庫解銀謂每百兩加耗五錢何為乃短少正數辱教  
業與巡視二公言之矣意固以為似足帑藏公同允銀  
輕重不一亦屬常事解官庫官亦無所利而為之照案  
幸甚此復草草

王倣吾掌科

于鑑把持積惡得免叅送實以重違台命前封印日始

發城示警誠以此輩實繁有徒也茲內惜薪陸掌印雖  
來謝過該城尚未有公移申復前件且彼與羅龍同惡  
共濟即以其子為生員特釋之人其謂法何既奉尊敬  
俟數日當有處也匆匆此復不盡

黃仁齋茂才

前辱枉重未及申謝旋聞歸軫在途此心殊歎承諭事  
弟可以為無不祇領然此則有未可者徒取諸彼之戒  
自所當念而多怨之由尤當為知厚深遠慮也土居不



可執利而況孑然萍合者乎此甚易喻也逆耳忠告似  
便聽聞惟執事計之不盡



集玉山房稿卷八